

金沙江文艺丛书

紫溪闲话

熊望平 著

作家出版社

紫溪闲话

熊望平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紫溪闲话/熊望平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金沙江文艺丛书/周文义, 熊望平主编)

ISBN 7-5063-2171-8

I. 紫... II. 熊...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6299 号

紫溪闲话

作 者: 熊望平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责任校对: 熊望平

装帧设计: 楚风广告公司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 // www. zuojiachubanshe. 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云南楚雄师专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050 千 (全十册)

印 张: 89 (全十册)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171-8/I · 2155

定 价: 222.50 元 (全十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总 序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著名彝族诗人 吉狄马加

楚雄州文联组织出版一套《金沙江文艺》丛书，州文联的朋友们邀请我为这套丛书写总序，朋友之邀我当接受是其一，其二我对楚雄也是有着很深的感情，因为位于金沙江南岸的云南省楚雄，是一方诞生并养育了彝民族文化和艺术的热土。在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中，我从来就把彝民族生活和居住的所有地域都视为自己心目中的圣地。云南楚雄是一个让我经常为之思念的地方。

《金沙江文艺》丛书缘于楚雄州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金沙江文艺》，这是一份办得很有自己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学刊物。《金沙江文艺》创办于文艺春天到来之初的1978年，20余年来，她以培养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学创作队伍为己任，编辑们辛勤耕耘，不断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作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所尊敬的师长张毓吉、芮增瑞二位前辈，是他们为楚雄的作家队伍成长倾尽心血，用那种“挖老板田”的精神在彝州这块文学的生荒地上开垦出了一片绿荫。

这套丛书的十位作者，从在文学的道路上起步之日开始，就一直不断地得到《金沙江文艺》的关爱和培养，正因为楚雄有这样的文学刊物，有这块培养文学人才的园地，又有着这样的园丁，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绩。一支由各民族作家组成的楚雄作家队伍已经成长起来，楚雄从零的突破开始，如今已有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3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近50人，这些作协会员是

楚雄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他们的作品常见于各报刊，有的在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一个地处边疆的自治州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十分不容易，是可喜可贺的。

这套丛书中的作者，有的在创作上已取得一定成绩，之前曾公开出版过多本集子，有的则是第一次将自己的作品结集问世。但无论是已出过多本书的还是才出第一本书的，他们都是从作品中精选出自己的上乘之作，出版前又经过修改才同读者见面的。这些作品可以说能够代表他们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文联做帮助作者出书之类的事，在当今很难。但楚雄州文联再难也要做，这就不难看出州文联以培养文艺人才为己任是坚持数十年而不懈的。楚雄我曾多次到过，那里的党委、政府对文艺是十分重视的，也正因为如此，文联才能够有较好的条件为作者们办些事，为文艺人才的成长提供一些必要条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有不少是出自于少数民族作者之手，他们把自己所熟悉的本民族生活用小说、散文、诗歌这样一些文学样式表现出来。这在他们本民族的历史上过去是不曾有过或者说是极少见的。有了这样一个起点，就可能通过艰苦努力取得更大成绩。

我寄希望于楚雄作者们不断进取，刻苦努力，用你们手中的笔，讴歌楚雄这块古老而富饶的土地，因为那里是人类的发祥地，是人类共同的故土家园！

2000年10月30日

序

周良沛

在我的印象里，望平同志生来就是写小说的，不想，突然间他又在我面前抛出他的一本散文集来。

若为散文在书市走俏，说他是赶风而来，那他就不叫熊望平了。

正是从这本散文集中读到他的《四十不惑》，才知道他从小学小提琴，下乡插队时，“始终没有离开音乐”，为此，“在痛苦中也时时有欢乐相伴”，并出乎意料的，以它沟通了与当地农民的感情。可惜的是，少时戏水，耳朵进水发炎，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没能得到及时的治疗而留下耳疾。虽然耳疾对搞音乐是一大障碍，但它对音乐创作和提琴表演还并不一样。他喜欢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作者贝多芬，耳疾也曾激奋他勇敢的英雄情结，而望平却只好改行。只让那把琴上的指板上所留下他的浅浅指痕，“犹如人生路上的一串串足迹”。

我认识这位作家，恰恰是从他几篇写彝族生活的小说开始，怎么对它予以价值的定位，那是专家的事。从我这普通读者来看，比之从家谱考证也许确实可以认定并非假冒，但写到该民族的生活却毫无民族色彩，语言干巴，味同嚼蜡之作，虽然，我明知望平是汉族，但在小说的阅读过程中，感情上又会很固执地想着这怕就应该是彝族作家写的。彝寨风情，浓墨重彩，不像有的为

民族色彩而色彩，是拼贴上去的。而是随着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展开而展开，贴切、自然，是一幅幅彝寨风情画。今日，得知他的小提琴情结，事后想来，其中的出奇之笔，会让我想到望平喜欢的，也是贝多芬一生唯一写下的那首小提琴协奏曲，作品 61 号。乐曲一开始就将定音鼓当独奏乐器使用，单独敲它几下的开头，在当时是很大胆而具独创精神的。有些地方，可以明显看出，望平同志是不赞成自己笔下的某些陋习，但，既不是猎奇式的欣赏、玩味，也不是简单粗暴地以说教予以批判，而是以它与民族心理所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化状态在展现。这使人想到贝多芬纪念勃莱宁的小提琴协奏曲，它不是一般恋情之曲的浪漫情调，热情、缠绵，旋律驰骋的流畅之中又是主题的庄重，七和弦的基础上奏出的乐曲，辉煌有力。由此，我倒感到他的小说没有远离他的小提琴；比之那只会编故事的小说作者，他的小说里多有一份音乐文化的素质。

然而，他的散文呢？

目前，以文学体裁所分出的“散文”，所以会成为读者特受欢迎的一种文学样式，实际上，恐怕还是那种主张文学作品只分为“虚构”与“非虚构”两大类，而它又列为后一类之故。这，对前个时期所讨论“散文是否可以虚构”的热闹，似乎成了事实上的回答。

本来，文学上所讲的“虚构”，只是相对于就一事一地，或新闻报道式的，原生态的那种真实而言。“艺术虚构”若无它，也是无源之水，但又是在它的基础上提炼、加工，并典型化，以求达到比生活的“真实”还“真实”。我是土包子，也很闭塞，缺少更多资讯的来源，不了解西方有人将文学作品所以提出只分为“虚构”与“非虚构”两大类的理论基础与社会背景。借用它来表达我对读者当前所以青睐散文的原因，恐怕还是不少文学作品目前也像市场上满天飞的假烟、假酒、假文凭、乃至假人（假

身份证)、假爸爸那样,胡编乱侃,东拉西扯,作者毫无生活的贫乏,作品经不住推敲的破绽百出,思想、艺术的荒诞也只能以其荒诞以博人一笑而已的东西氾滥,使读者常常会为看完一部书感到自己受骗,阅读的过程,感情始终处于被戏弄之难堪而所以转向“非虚构”的。从这一点来说,散文除了有可以列入“非虚构”之长,结构灵活,随意、亲切,几乎是这种文体随之俱来的文风,容易贴近读者,在太多“假冒伪劣”时,很易被人接受,更确切的说,是他们太需要这种文学和人性的真诚所致。那些讨论“散文是否可以虚构”的,正是由于散文已有虚构而成的,才引出这一话题。对于那种将散文小说化地编造情节,以用第一人称之便,为自己制造点人格与业绩之亮点的,读者一看就明白,值不得多提。更值得注意的,还是以散文便于抒情的诗之质,抒发低俗之情和无真情而矫情的,前者,是对文学之所以是文学,为它是真、善、美之载体的糟踏,矫情,肯定是属于“虚构”性的虚情假意。真难怪呀,活得无聊又为文而文的人太多了。可这东西一泛滥起来,那么,目前读者普遍对散文这一体裁出乎欢喜之情,恐怕就要反而激起另一种普遍的逆反心理而“我不相信”了。

看着望平同志这本散文,由此想到了他从小说移情于此的过程。他基本不写小说后,连续写了好几本有关彝山彝寨纪实性的,我不知道是否该笼而统之的称之为“报告文学”的作品。因为,虽然它全是用文学笔调描述,其中又有一些,就其质而言,还是社会调查报告性质的文字。很明显,作者如此,是以其“真”而求社会效应的。对于从事文学创作者来说,不论他选择何种文学样式下笔,它都是很扎实的基本功。有篇写到一位焦裕禄式的公仆者,倒在为彝胞办事操劳的道上,死后方圆百寨的彝胞拥来跪拜相送,又从他们的泪水滴出死者一个个为他们鞠躬尽瘁的故事。在腐败之风难以遏制之际,读来分外感人,有种难得的震慑力。在当地广泛的影响,又不是他的小说可比的。由于我

们对模范人物往往是分着等级，那一级的在那种范围宣传，所以写他的文字，在“当地广泛的影响”，放到更大的范围来看，影响又太有限了，也限制了这类作品本来可以在更大范围的影响。同时，小说之中的传世经典，有时往往不是有些那怕很感人的好人好事，或记述模范事迹的文字可比，前者的生命往往会更长，这也并非笔者忘记的常识。但就此时此地的此一具体情况而言，又只允许我的感情作出这样的叙述。

这里，似乎还得借用以体裁而分的“散文”之说，望平同志写它，正是写那些大部头纪实作品之中产出的另一些短什，为他以前者所表述的人生而作另一方式的补充与圆满。何况，两者都是“非虚构”的，实为一体。只是有别于大部头的“纪实”而在较篇幅中的“非虚构”罢了。何况，目前所说的“散文”，已非六朝以来以区别韵文所泛指之散体文章，而已广义地包括杂文、小品、随笔，还有报告文学了。

目前，我还不知道作者将怎样编目列序，大包剪报，包括大量杂文、小品、随笔。无论讲广义的“散文”，或以“非虚构”分类，都属一家子。都是作者在太多“假”时求“真”的两副笔墨。

同为求“真”，丰富多样的人生使文学必然多样丰富，从内容也必然到形式；同一位作家，又为他人生的丰富多样，又必然以文学的多样而丰富他人生的表述。

同样的“真”，望平同志那些大部头所纪实的社况民情，从内容就要求它全景式的繁复结构，一切必然随着主题的严肃、庄重而气势恢宏，正如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即便有点主题装饰和华彩乐段，也是很小小篇幅，旋律始终驰骋在庄重的颂歌风格中。作者若是那样来写他的小提琴，若适应它，必然是作者在这把琴上的人生感受之原生态的变形、扭曲。然而，这把下乡沟通了他与农民感情的琴，在那几年里，让他接触到在这之前从书本上没有接触到的文化形态——

……那种信手拈来随口而出的机智，不加任何掩饰的坦诚，语言的明快生动，尤其是不以功利目的来左右故事的情节与人物的命运，同当地随处可见的“假、大、空”文艺相比，不能不让我觉着耳目一新。这种文化形态说来是原始粗糙的，她精芜并存，她不肆修饰质朴无华，却是在孜孜地追求着一种永恒的真善美。对一块石头，一株小草，乃至天际边的一抹晚霞狂风中的一粒飞沙，他们都具有惊人的能力，像泥人常那样掐出五官就能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活乱蹦跳的人物，赋予他们生命与灵魂，让他们到人间来演出一幕幕喜剧或悲剧。

读到这里，我想到有段时间对“知青文学”的争论，一派指责那些“无怨无悔”者是对“接受再教育”的“左”唱颂歌，一派对插队生活完全写成受迫害、毁了青春的血泪控诉者的虚无态度提出批评。谁是谁非，不妨让它争论下去，结论，也应该由有兴趣争论它者来作。但从这把提琴引出的故事，我倒看到一个无论在何种逆境也不虚渡的年华，不失一个人所以为人的亮点。行文娓娓道来，从农民学到“不加任何掩饰的坦诚”，使作者追求的“真”，在它行文中显出其“诚”，正是对流行于“假”的闪光。

坦诚的说，剪报中一些记叙某些文化活动及活动中的某些文化人的文字，收进集子，我能理解，人到中年，它也像提琴指板上所留下的指痕，是他人生路上的足迹。但，时过景迁，事后读它，除非作为史料考证，一般读者，恐怕很难对它有什么兴趣。除此，一篇篇写得颇潇洒的随笔，都是整齐地在水平之上。这位长期在彝州工作的汉族作家，浓得化不开的彝家情，在他的长篇和短什中都同样迴旋。所以，一情绪化，本应作通讯报道的文化活动，也不是量体而裁衣。但他先后两次到大过口，从当年一位公社头头被一个丰收瓜所“诱惑得双眼发出兴奋光芒”，到这原

本蛮荒之地，人们从习惯于油灯的昏暗而被通明的电灯照花了眼的对比，再从作者两次进出过去进山做官都很难走出来的神秘，无常的碍嘉，一旦利用水力资源而“现代”得人心不古的忧心，是很动人的。同为“非虚构”，若是“报告文学”，此地《旧貌新颜》的，这一“换”新颜之“换”的过程就是下笔的重中之重，尤为重要，没它，全文就无法站住脚跟。作者写成散章短什，一前一后的对衬，是两极反差，反而为反差强烈而显出其艺术效果。这大概也是在同为“非虚构”中，作家在大部头纪实时，还要写这些随笔小扎之故。他略去在别处需要是重中之重处，一有作者真诚的真情咏叹而虚实相系，前后就浑然成篇。若他在此处同样“报告”记实，甚至加上“报告”中最有说服务的数学统计，反而大煞风景。这些地方，作家是很会调动、运用不同文体之长，颇有自己的特点。否则，《访缅散记》，就很容易写成一篇一般旅游性的闲言乱弹，《乱弹音乐与小说》就可能是音乐专业性太强的文字。在烟盒上都写着“吸烟有害健康”，烟叶还是彝州的支柱产业时，他竟然会从“一支卷烟在手竟然创造出这么一种气度，使人增添如许的光彩”来谈《风度问题》，似乎不是吸烟有害，倒应有一支在手，为添“如许的光彩”而“风度”了。这种支持彝州的支柱产业，宣传，虽巧妙，笼统说好，怕也不妥，简单说坏，怕也不好，嚼出其中作者的痴情，会读出笑声来，感受文外的一种意趣。这就是熊望平！

拉提琴出身的作家，很懂音乐整体的和谐，主旋律反复不是重复的迴旋与发展，使他的散文形“散”而意不“散”，节奏张弛有序，他的主旋律，就是作者对其视为第二故乡彝州之歌唱，文章不论还有什么不足，彝州都太需要有这样的，自己的作家！

2001.1.29 翠湖

目 录

序.....	周良沛(1)
桃源湖.....	(1)
永远的微笑.....	(3)
滇南春早.....	(10)
彝州华章.....	(14)
风度问题.....	(18)
真假莫辨.....	(21)
乌蒙行.....	(24)
致敬, 帕尔曼.....	(27)
时髦话题.....	(29)
四十不惑.....	(31)
走向京城的红土感觉.....	(39)
关于烟的闲话.....	(43)
插花节.....	(45)
访缅随笔.....	(49)
乱弹音乐与小说.....	(60)
紫溪闲话.....	(63)
士林随想.....	(69)
漫话花灯之乡的“灯”.....	(74)
闲话电脑.....	(79)
沧源行.....	(87)
零的突破.....	(92)

旧貌新颜二题.....	(101)
又见桂花.....	(109)
穷人养娇子.....	(112)
两江共酿新诗潮.....	(116)
插花节随笔.....	(122)
情系金沙.....	(129)
滇西笔会随想.....	(133)
似水十年.....	(139)
为了孩子.....	(141)
俏也不争春.....	(150)
孝缝.....	(155)
闲言碎语.....	(157)
再生之地.....	(159)
与辉煌同行.....	(165)
走向富裕.....	(170)
文明的足印.....	(180)

桃 源 湖

日新月异焕发新颜的楚雄彝州首府鹿城，每天都以她热忱好客的新姿迎接着南来北往客，那么多的新奇那么多的惊喜，让人流连忘返……

如今，鹿城又多了一个好去处——桃源湖。

如果把鹿城比喻作一只光芒四射的银盘，那么，于楚雄彝族自治州建州四十周年喜庆之际新建落成的桃源湖恰似一颗璀璨的明珠落入银盘，人们都说，鹿城因为有了桃源湖才变得越加光彩夺目了。

总规划建筑面积 3.7 公顷，水面 2.37 公顷的桃源湖原只是一潭死水，多少年了，她像一位蓬头垢面的小姑娘，让人横看竖看，总觉出那么多遗憾。州庆前夕，经州、市各单位职工义务劳动和建设者们日夜奋战，众手浇开幸福花，这一点铁成金，桃源湖好似女大十八变，那么多妩媚那么多妖娆，着实给了人们一个惊喜：这就是桃源湖？春来遍是桃源水，不辨仙源何处寻。这就是桃源湖，旧貌展新颜的桃源湖！

这芳草，这垂柳，千丝万絮惹春风。

芳草有情，夕阳无语。

老人们漫步在湖边，寻寻觅觅，似从那勃发向天而唱的喷泉中体味到生命的韵律，生活的美好，时代的节奏，不由发出夕阳无限好的赞叹。

这欢歌，这笑语，声声阵阵沁肺腑。

母亲看着儿子嘻闹醉了，恋人听着传世经久的名曲醉了，劳

累了一天的人在茵茵绿地上醉了，南来北往客在滋润的空气中醉了……芳草茵茵，喷泉涌涌，乐声悠悠，柳枝依依，陶醉了的人们在湖边广场上弹起弦子跳起脚，被音乐陶醉了的湖水放开歌喉一路歌唱着直上重霄九，歌声水声跳脚声，声如千骑急，气卷万山来。

湖水澄澄湖月明，入夜的桃源湖被流光溢彩包裹着，月光似乎显得过于古典，现代生活节奏催化出来的是一派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缤纷的世界。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迎接新的一天来到的桃源湖象处女般安静地躺在母亲的怀抱里，许是因为她的纯净她的亮丽她的娇媚，或是因为她是大家动手创造出来的，鹿城的市民们都格外呵护她，晨练也罢消闲也好，一草一木尽在安然中。更见有心人，拾废纸捡弃物，总不忍这片洁净之地再染半点污秽。

当新的一天到来时，鹿城市民们发现，因为有了桃源湖，鹿城的品位提高了，鹿城人的文明水平也更上了一层楼。

一位朋友说，桃源湖是彝州的大客厅，那真是充满智慧的人才想得出来的赞誉。在这个大客厅里稍稍溜一圈，你就不难看出彝州的文明程度。这与到人家家客厅小坐片刻便能找到对这家人感觉是一样的。

桃源湖如一面镜子，能照出每个人的心灵美不美；鹿城市民在桃源湖这面明镜前，心灵得到净化；鹿城有了桃源湖这颗明珠，更显迷人。

永远的微笑

——悼冯牧老师

在我心目中，冯牧老师就是云南人。

从我学习写作以来，凡听到云南的或外地的作家们说起云南五十年代文学曾经有过的辉煌，总要提到冯牧老师对那支曾让全国文艺界不可小视的云南文艺创作队伍的成长培养所付出过的心血，言谈中对他是那样的敬重，这在谈到别人时是极少有的。如此，虽未曾见到过他，心中却早就生出对他的那多敬重与仰慕。

不曾想到，1985年秋季，一次机会让我同冯牧老师相处了几天。

那年他回云南，走了很多当年到过的地方，尔后返回昆明小住。我们刊物的主编芮增瑞同志知道后，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我上昆明联系一下，请他来楚雄走走，讲学并看看彝州的山水风光。我想，他这么一位大人物，什么地方没去过，来楚雄，肯吗？说实话，以往曾接待过些大地方来的大名人，有个别的还真是挑剔得够水平，揣着大艺术家的架子，让人不好侍候。住的一定要有卫生间啦，吃的又嫌不卫生啦，住下又说外面太吵啦，好不容易求爹爹告奶奶找到部北京吉普，可人家说我这人一坐吉普腰就要痛几天，折腾个没完没了，比服侍老祖宗还难。八十年代的楚雄，哪有这多轿车？你就是有钱也租不到，何况文联这种单位是从来不曾阔过的。但既是领导安排，我还是去了。

找到彭荆风老师，请他出面请请看，我特意向荆风老师说

明，文联条件有限，没专车，若他愿去，我临时再想法解决交通问题，当然不能让他这么一位德高望重又上了年纪，且论级别也是高级干部的人去挤长途客车。荆风老师说那不是大问题，你不了解他，他这人不是那种讲究级别摆排场玩阔气的人，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同志，什么苦没吃过，只要身体情况允许他也愿去，人很是随活的，绝对不会有什么过份要求。

他同意到楚雄了。几乎没有多费口舌，一说他就同意了，真让人喜出望外。

如约，第二天一早我和荆风老师去接他。那次他没驻宾馆，而是住在他的老战友苏策老师家。见面，荆风老师介绍后，他和气地问，这就出发吗，好，好，看苏策准备好了没有？他微笑着，在我印象中，他总是那么慈祥地微笑着。身体看去很好，头发虽已不浓密，却也不见多少白发，想不出他那时竟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就那么随意地将一件淡灰色风衣一披，和我们走出了苏策老师家。

楚雄之行的第一站安排在武定，因为那里有彝州著名的风景点狮子山。狮山虽久副盛名，号称西南第一山，但因荒废经久，那时投资开发正在进行，山上唯一可留宿的工人疗养院也正在兴建中，设施还未齐全，在我看来条件不很理想。县文化局的赵兴跃局长征求我们的意见，是否在山上看一圈后下山到县招待所住，那里条件好一些。冯牧老师却说，山上空气多好，我看这里蛮不错，能住就行了，不必太费事，就住这儿吧！我们只好让服务员为他们几位年纪大的多加条被子，以防晚间太凉。

在狮山冯牧老师游得十分尽兴，有几个景点太远，我们说路不太好走，就算了吧，他说没关系，我一点不觉得累，活动活动好。县里几位陪同的同志始终在他左右，准备扶他，但除一两处极难走的地方扶他一把外，上山下坡，他都自个儿走得稳稳当当。找根棍子给他当拐杖，他说不用，不用。与别人不同的只是